《党史参考资料》第十二辑

大方县解放斗争史座谈会资料之三

大方县解放斗争回忆录

（下）

中共大方县委党史办 编印

一九八七年四月

前　言

县委于去年8月决定在今年春季召开"大方县解放斗争史座谈会"。为了做好充分准备，我们当即拟定了"大方县解放斗争史资料征集提纲"，于1986年9月初印寄参加过大方解放斗争的部分老同志、老领导，请他们为我县编写解放斗争史撰写回忆录。许多老同志接到"提纲"之后，不辞辛劳，积极撰写大方县解放斗争回忆录。截至3月25日止，收到了22位老同志寄来的回忆资料。我们在文字上作了一些技术上的修改，编印成"大方县解放斗争回忆录"上下辑，作"大方县解放斗争史座谈会"的会议资料。谨向积极撰写回忆录的老同志表示衷心感谢。

中共大方县委党史办

1987年4月

目　　录

1、难忘的斗争……吴纯让（1）

2、在大定第一区解放初期工作的回忆……李巨连（12）

3、回忆解放初期在大定老三区的斗争……

……陈德风 吴纯让 张为爽（27）

4、大破天险畅家洞……李克义（39）

5、忆坡脚剿匪四十天……戴允礼（47）

6、回顾大定解放……尘学道（52）

7、回顾在长石……杨玉山（60）

8、百纳剿匪纪实……王作海（68）

9、吴厚磊同志的来信……（74）

10、一四一团解放大定前前后后……郭安庆（78）

11、略忆大定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王国谟（87）

12、开辟新区的斗争……于登熹（96）

13、土改的点滴回忆……李廷中（103）

14、解放初期我参加斗争的两件事……陈育德（108）

难忘的斗争

吴纯让

解放初期，我先后在大定县第三区区工委、县第二武装工作队、马场区区工委工作。在开初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依靠和发动群众剿匪、征粮、支援政权，保卫政权。当时，由于国民党残部勾结当地地霸势力不断对我进行袭扰，匪患猖獗，加之我们对新解放区情况不熟，群众基础薄弱，新的革命秩序又还未建立起来，因此，工作比较紧张，斗争十分激烈，环境也较为艰苦。三十多年过去了，岁月流逝，物换星移，每当回忆起这段往事时，心情总是不能平静，难于忘怀。最难忘在艰苦斗争中牺牲的同志，最难忘和我们患难与共的大定人民。

一、发动群众　　扩大队伍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大定解放后，我们奉县委、县人民政府之命，于十二月上旬到达离县城三十华里地的第三区区政府所在地——高店乡开辟新区工作。同去的有：华北南下干部陈德风、张为爽、朱继运和我，江西西南服务团的童志远、汪羽仪、于海光、李静民、汪耀光等共九个同志。县委决定，由陈德风、张为爽和我三人组成区工委，陈德风同志任区工委书记兼区长，张为爽同志任副区长，我任区工委组织委员。我们九人共有四支短枪，五支长枪。

当时情况是：我人民解放军四十七师在解放黔西、大定、毕节一线后，其主力已奉命入川作战，后方十分空虚，只有为数不多的地方干部和少量的警卫武装，县城都姑且难保，更何况区乡呢？而国民党方面，成建制的保安团队有的还没起义，有的虽已宣布起义，但仍持观望态度，并未真心向我。此外，还有遍及广大城乡的地霸武装和成股土匪。就我们所在的三区来讲，形势也十分严峻，主要威胁有近在咫尺的国民党保安第十二团（其团部驻毗邻的纳雍县，团长王孝传老家住三区的对江屯）、常来三区骚扰掠抢的纳雍大匪首姜洪开部以及马场乡的周姓、绮丽乡的汪姓、高店乡的王姓等三大封建势力。就上述三区敌我双方的实力来讲，且不说王孝传部和姜洪开部，仅凭本区的三股封建势力，就足以把我们这几个人吃掉。由此可见，形势的确不容乐观。

到高店后不几天，县委考虑到当时全县的敌我斗争形势，指示各区就地组建一个十多人的区中队。接县指示后，我们高兴万分，立即开始了组建区中队的工作。这里所说的组建区中队，也不象现在这样正规，什么贴布告啊，报名体检、择优录取啊等等全都没有，无非是通过访贫问苦，选择几个出身成份好，身体健壮，又靠近我们的年轻小伙子，集中起来，发枪换衣服便行了。就我们当时的愿望来讲，何尝不想多有些我们自己的武装呢？但因受财力的限制，也只好如此了。

约在一九五〇年春节（阳历二月十七日）前，我们区自己的武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装——区中队正式组建起来了。区工委分工由我负责管理，任指导员，没有队长，也没有班排长。我们工委的几个同志，对这支武装都十分关心和爱护，常给战士们进行阶级教育、形势教育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战士们睡的都是通铺，身上穿的是县里自己仿制的解放军军服，但裁剪工艺很差，颜色也对不上号，至于帽徽有铁质五角星的，也有用红布缝的，普遍没有绑腿和皮带，有的脚上穿草鞋，也有的穿布鞋。发的帽子是五花八门，有汉阳造，有仿二式。但不管这支部队怎样不整齐，不正规，总是自己的部队，在这当时县里本身力量就不足，各区基本上是有自为战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来讲，它无疑是十分可贵而又重要的。

二、高店激战退顽敌

过罢春节后，天气渐渐回暖，不久便到了桃花盛开的季节。对广大贫苦农民来说，此时也正好是青黄不接的困难时期，虽说解放已经半年了，但几千年封建社会和国民党统治遗留下来的缺衣少食，贫困落后的悲凉景况，岂是一朝一夕所能改变得了的？尤其是在这贫瘠偏僻的乌蒙山区，人民群众生活之艰辛，就更不可言了。

五月初的一天，我们发现高店街上的杨梅树不少，串串白色的梅花正繁茂地挂满枝头。望着满树的梅花，联想起了在鲁西南时一遇荒年就上树摘梅花来当饭菜吃的情景，后发了用梅花来解决当时无菜吃的困难的念头，于是我们决定带几个战士去摘梅花。刚要出发时，就被为爽同志给拉住了，他说要研究向县委写工作报告，因

此先让几个战士去了。

这天下午约二时左右，我和德风、为爽三人正在屋内研究写报告时，突然听到距驻地约一华里处的高店方向传来"叭、叭、叭"几声枪响，情况很严重，我顺手提了一支步枪跑上碉堡的三楼，紧接着在本地参加工作的刘凤鸣同志也赶了上来，德风和为爽等同志上了二楼，四下一 ，在二、三百米远的范青松家门口，约有一排人向我们驻地走来。至于枪线遮挡的地方还有多少人就不清楚了。而区里的干部和区中队战士，大部份都下乡工作或摘棉花去了，一时收不拢来，实际在碉堡上的只不过六、七人。此时，刘凤鸣同志喊打，我急忙说："别慌，情况还没有搞清，不能开枪。"因我见那些人穿的好象是解放军衣服，为了不致误会，我大声问道："你们是哪部份的？"刚知话音刚落，对方就喊打，一阵机枪、步枪打了过来，断断续续还射来七、八发六〇炮，但都未能击中碉堡。面对强敌，我们沉着还击，按商定好的原则，敌人不靠近不乱放枪，以节省子弹。同时德风同志在二楼向蒋彤县长作紧急电话报告，请求速派部队驰援。由于碉堡的屋顶是瓦木盖的，敌人的子弹打在屋顶的碎瓦片直往我们的头上掉，既不安全，又起干扰。我同德风、为爽一起研究，决定放弃三楼，坚守二楼和一楼。我和童志远、刘凤鸣负责一楼。德风、为爽负责二楼。约在下午六时，一四一团一个连赶到，敌人见势不妙，慌忙逃窜了。我增援部队稍事休息后，连夜返回了县城。

事后查明，此次攻打高店的土匪共有二、三百人，走起义后又

叛变的国民党保安十二团王孝传部的第三营。最初听到的几声枪响，是在高店街探听消息的三个化装土匪打死我区干事李静民的枪声。

第二天上午，正当我们忙着安埋李静民烈士时，忽有两个人来区里报告，说有十多个土匪在离高店南面二十华里处的台沙一带抢劫老百姓，要求我们前去剿灭。经过头一天的战斗后，我们的警惕性更高了，再看看这两个报信人，神情鬼鬼祟祟，说话支支吾吾，回答问话前言不符后语，这引起了我们的怀疑。当场在他们身上搜出两支手枪，随即便捆起来审问。据这两个暗探招供，王孝传部和姜洪开匪部共来了一百多人，准备当晚前来偷袭我们，或把我们诱出高店予以杀害，他们是被派来探听虚实的。

多险呀！差点上了敌人的圈套！得知敌人的阴谋后，工委同志立即碰了个头。由于电话线已被敌人切断，决定由我带两个同志去三十里外的县城报告，同时把那两个土匪暗探押交县里处理。下午五时左右，我们赶到了县城，将情况向蒋彤作了简要汇报。鉴于当时匪风四起，机动兵力有限，蒋县长同县的其他领导商量后，只派了县大队的孙先法同志率一个班的战士，同我们一道驰援高店。到高店时，天已经黑尽了。增援部队的到来，对区里的同志无疑是个很大的鼓舞，但一细算，连县里来的一个班，我们总共也无非二十来人，况敌人究竟要来多少也没个底，真正打起来是够对付的。经商议后，为了迷惑敌人，我们和县大队同志一起，连夜到高店街上去要粮要草，说来了很多解放军要吃饭。这一招果真灵，麻集于

三华里外老街上准备向我们发起进攻的土匪，听说有很多解放军已到达高店的消息后，拔腿就跑了，气氛紧张的高店顿时化险为夷。

三、危险的偶然巧合

早在北方时，大家都有个共同的心愿，就是"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以为只要全国解放了，就可以专心搞建设，好好过日子了。但实际同我们的想法距离很大，并不是全国解放了，天下就太平了，土匪的叛乱就是个明显的例证。为了消灭土匪，我们比进军大西南时花费了更长的时间和付出了更大的牺牲。

一九五〇年六月，县委、县政府和驻我县的一四一团决定，为了彻底消灭土匪，除了由人民解放军集中兵力围歼大股土匪之外，在全县组建几个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成员由部队和地方共同抽调，任务是边做群众工作边剿匪。我被抽到县第二武工队任指导员。队长是一四一团调来的连长刘福山同志。我们队共五十多人。分成五个班，其中一四一团抽来一个建制排，排长姚清云，全队共有两挺轻机枪，第一武工队队长是乡守成，指导员是李巨进。在往后的斗争中，我们常和第一武工队并肩战斗。其他还有几个武工队，但会面的时间很少。武工队组建起来后，先在城里集中学习了个把星期，然后就分下去了，我们队被分到北路的锅厂一带剿匪。

同月的一天，接群众报告，说土匪在离锅厂约二十华里处的达溪街上横行霸道，还收起税来。我们听了很气愤，同一队商量后，决定去收拾这股土匪。当我们行至蚂蚁沟一拱桥，离达溪街约三、

四华里时，被敌人的哨兵发现接火战斗。我们一心要抓达溪街上的土匪。全体干、战一起就直往街上冲。哪知冲到街上后却扑了个空，原来是敌人闻枪声后跑到山上去了。我们随即又从达溪街上追击上山的土匪，当时土匪先占领了一个营盘，我们先派了两个班往上冲，一口气攻下了营盘山。敌人见我部队人少，回过头来又围攻我营盘上的部队，成了拉锯之势，战斗十分激烈，我一副班长负了伤。由于敌众我寡，我们只好把两个班接了下来，放弃了营盘山，敌人也趁势尾追过来，只好边打边撤到达溪街上固守。我带着一个班守住街中心的碉上，此时已近天黑，有三个亡命匪徒在街口外对我破口大骂，脏话坏话不堪入耳，我们听后十分气愤，身旁的机枪手问我打不打？我说有把握就打，他几个点射，其中一人顿时倒地，其余两个拔腿跑了。第二天一早，群众告诉我们，被打死的那个土匪是个小头目。晚上，我们撤回锅厂。

同月下旬的一天，又接到报告说，在锅厂北面二十多华里处的冷底田坝，有一匪首在当晚结婚。我们同一队商量后，决定兵分两路前往合击，以打手榴弹为信号，一起往里冲。我们连夜赶到冷底部署好后，手榴弹一响我们就冲锋，冲进去却不见一人。这时已是次日凌晨三、四点钟了，按照事先同一队约好的联络暗号，我们吹哨子一长两短，准备集合队伍返回。黑夜间，只听得这里也在吹一长两短，那里也在吹一长两短，走过来的好些人都穿着破烂的便衣，不象我们的人，这时，不知是谁大喊了一声"土匪"，大家才猛然

醒悟过来。原来是我们同土匪一长两短的集合信号巧合了，真险哟！此时双方都很紧张，黑夜间又不敢随意开枪，只得赶快拉开队伍后才开枪，打了一会儿，我们又追了土匪三、四华里，才回到冷底做饭吃。可是，土匪又围了上来，我们马上集合队伍后，边打边走，撤回到锅厂。

四、新一军兵溃梦灭

六月三十日，我们正在吃早饭，忽听周围军号声四起，接着便是机枪弹、步枪弹直向我们所驻的锅厂街倾泻而来。听声音，军号足有四、五支，机枪不下七、八挺。原来是从四川窜来，企图逃往缅甸去的国民党新一军残部，这支部队自入大定境后，相继在大寨、对江、岔河等地被我军打得焦头烂额，弃甲曳兵。可是事物总是相对而言的，新一军虽是溃逃之兵，但也有数百人，是我们第一、二武工队人数的十几倍，他们勾结当地土匪，想趁我实单力薄之际，一口把我们吞掉。

此时，正值大定县委副书记张晓光同志来锅厂检查工作。由于敌人来势凶猛，情况紧急，容不得详细研究。在晓光同志主持下，我们简要商量后便进入了阵地，我队负责坚守锅厂之北，一队负责坚守锅厂之南。交火不久，一队发现敌人人数虽多，火力也猛，但却只打不攻，似无夺取锅厂之意，于是便派出少量部队主动出击，并占领了位于锅厂以南的一个小山头，但随即便陷入了敌人的包围之中，要进进不了，要退退不下，数次突围均未成功，处境十分危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急。一队队长乡守成同志派人来找我们联系，决定由我队派人增援，以便他们抽出兵力去把被困在山头上的战友接下来。

一队派出的两个班一路猛打，加上我们的火力支援，比较顺利地把被围的同志接了回来。此后，双方都只是对射，不再主动出击了。这一仗打得很艰苦，从清晨一直打到天黑。晓光同志也和大家一样，提着一支卡宾枪，从街南到街北，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第二天，敌人怕我援军赶到，赶忙逃跑了。主要的是在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我们敢打敢拼，保存了自己，粉碎了敌人企图把我们一口吞掉的黄粱美梦，我武工队一队一名战士牺牲，二队一名战士负伤。

锅厂战斗之后，部队进行整顿，研究对敌斗争的部署，决定两个武工队分开活动。我队负责围绕锅厂以南响水区东关乡的土匪。一天，有个老百姓报告，说高店乡恶霸、伪乡长王佑吾隐藏在三棵桩一带。因此，我们在天亮以前包围了三棵桩，天亮后进行搜查，把混在群众中的王佑吾抓住了。送到县城不久，在对江屯召开公审大会枪毙了。

五、好"老总"不伤干人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四一团的进剿和各武装力量以及广大群众的积极配合下，七、八、九三个月，我县的剿匪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重大胜利，整个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大量散匪纷纷投械投诚。在此情况下，为了集中兵力进一步肃清残敌，同时巩固和发

设好区乡政权，县委和一四一团党委决定，撤销各武工队，人员回原单位工作。由于我原在的老三区已撤销，分别划成坡脚区和马场区，我被分到马场区任工委书记，张为爽同志任区长。陈德风同志任坡脚区工委书记。

到马场不久，我们又遇到了新的麻烦。常来这一带骚扰的纳雍敌匪姜洪开部未被歼灭。一天夜里，姜匪率匪徒一百余人把我们包围，当时马场区只有干部和区中队战士二十余人，县里的电话也打不通，我和为爽同志商量后决定，由他负责原地坚守，我带二人去县里请求部队增援。

我和通讯员刘衍学等连夜出发，走了约二十华里，来到一个叫后槽的地方，远远望去，隐约有四、五个人打着电筒迎面而来，每个人肩上好象扛着长长的家伙。我们顿时警觉起来，急忙闪身于路旁荆蓬后。我们三人商量好，若人多，就放他过去，若人少，就抓活的。不一会，远处人影越来越近，数了数共四人，后面再没有接应的，但由于天色太暗，他们肩上扛的是什么家伙仍分辨不清，我们估计是几个散匪，吃掉他们不成问题。于是，当他们走到我们面前时，我们便猛一跃起，大喝"不准动"，扑上前去就先把长长的家伙夺了过来。夺在手中，才感到，哪是什么枪，而是挖煤的铁锹子，我们误会了。可是，几个挖煤人吓得浑身哆嗦，嘴里不断央求道："老总、老总，我们是干人呀"。听这话，他们显然是误认为我们是土匪，双方都是误会。要是在平时，应当好好向他们赔个

不是。但在情况十分紧急关头，我们也不便言明身份，只得将计就计。于是我顺着他们的话说："好，放了你们，可你们不要带土匪来（意思不要去报告解放军）"，他们听后忙说："不敢、不敢"，随即接过铁家伙，十分感谢地走了。

又走了约二华里，到达了我们熟悉的高店，这时天快亮了，我急忙通过电话向蒋县长汇报了情况，蒋县长叫我们在高店等候，立即派部队增援。中午，县公安局局长朱伟民同志率四、五十人赶来，没顾上休息，就一道向马场进发。到马场后，敌人见我武装已到，便不战自逃了。好多次都是如此，土匪见你人少，他就来侵袭你，见你人多，他拔脚便跑，反正他熟悉情况，也熟悉地形，而你却放于跑路。见土匪逃窜，大家都很气愤，朱伟民同志率部追到乐公、牛场等地，土匪从那里跑到纳雍境内，他们才回县城。以后，县里又派一四一团的教导队帮助我们，彻底平息了马场区的土匪骚扰之后，我们打开了局面，开展了群众工作，组织了农协会，进行了减租退押等。

一九八七年元月

在大定县第一区解放初期工作的回忆

李巨连

大定（今大方）县解放已三十七年了。三十七年来，大方县七十多万勤劳勇敢的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是，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回忆起解放初期，在那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为解放大方、建设大方献出宝贵生命的同志，使我深表怀念。为此，特将我在大定县第一区解放初期工作的片断回忆记述于后：

一、接管大方镇

中国人民解放军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解放了大定县，我们南下西进干部于十二月四日到达县城。十二月五日，县委、县政府明确，我们的任务是接管大方镇和六龙乡，成立第一区政府。区政府设在城关，开始在地主李宝初房内办公，后迁往原国民党大定县党部内。当时，南下、西进干部只有七、八人。区委第一次分工是：由区委书记袁建勋、区长吴厚锦同志主持全区工作，区委宣传委员董怀芝同志和我负责接管大方镇的工作，区委组织委员马兴忍同志和杨玉山同志负责接管六龙乡的工作。初期的任务是：大力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讲解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布的布告，开展征粮支前工作，保证过境解放军的供给需要。这段时间，区干部通过

分别召开群众大会、旧乡政人员和保甲长座谈会、上层人物座谈会等，宣传讲解我们党的各项政策，收缴旧乡镇（保）公所的枪支弹药和财产。当时和我们一道工作的地方干部有李星相、杨永光、钟光照、廖盛明、刘光芬等十余名同志，同时争取部份旧乡、保、甲人员和我们一道开展征借粮工作。如原大方镇长熊绍武，主动交出档案、武器、财产，并配合我们开展征借粮工作。那时征借粮的重点户是地主、富农，通过统战工作，稳定他们的情绪，促其积极交粮。这段期间，我们共征借粮二十多万斤，保证了过境部队和我们的供给需要。我们第一区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由于有县委、县政府的直接领导，认真贯彻执行了党的方针政策，全区同志共同努力，工作开展是很顺利的，也是卓有成效的。

二、接收黔井工作

一九五〇年元旦刚过，县委、县政府研究决定，将大方镇单独设立为城关镇，将六龙乡移交给第四区政府领导，将第二区管辖的达溪乡、黔井镇、八堡乡和五区管辖的长石乡、大山乡划归第一区领导，区政府设在黔井街上。区干部基本上是原来的班子，从城关和我们一道到黔井的有杨永光、杨先益、刘光芬、吴光荣、滕学绩、梁尚才和西进的汪树生、吕连生等同志。

第一区政府迁到黔井后，便迅速开展工作。区书袁通勋同志、区长吴厚磊同志负责全面工作，董怀芝同志为八堡乡军代表、马兴忍同志为达溪乡军代表，我任黔井镇军代表，杨玉山同志为长石乡、

大山乡军代表，王金礼同志抓区武装班，负责保卫工作。到瓮井以后，我们先在春秋祠里召开了群众大会，讲解全国形势，宣传我解放军战绩，揭露国民党军队的崩溃，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伟大历史意义。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规定等，达到稳定各阶层人心之目的。我们的干部走到那里就宣传讲解到那里。瓮井是大方县较大的集镇，封建势力根深蒂固。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长期把持着地方政权，有的明匪暗匪与土匪武装相互勾结，使这里的广大人民群众深受国民党反动派、封建地主的压榨和残酷剥削，再加上土匪的烧杀抢劫，人民吃糠咽菜，生活不得安宁。这里是"斗米斤盐"之地，不少农家连盐巴也吃不上，真是食不饱腹，衣不遮体，一贫如洗。有一次，我到干河沟开展征借粮工作时，就遇到一户农民全家赤身围在炉边烤火，用一张大草席挡住，过着饱含泪水的悲惨生活。

瓮井是红军长征路过的地方，红军曾在街上开仓济贫，把没收官绅的盐仓打开，将盐巴分给穷人。因此，人民群众深知红军是为干人办事的，解放军就是当年的红军。他们说，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人民欢欣鼓舞。八堡六寨的苗族同胞穿上节日的服装，载歌载舞，到八堡街上欢迎我军代表董怀芝同志。同时，我们及时的将旧乡公所及各保的枪支弹药进行清理收缴，把收缴的枪支弹药统一交到区里。对乡兵（丁）进行审查，允许自愿回家，对少数出身好、历史清楚，通过教育后愿为人民服务的，送到区充实武装班。由于我党政策的威力，使大多数旧乡镇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